



王汶石文集

(第三卷)

WANGWENSHI WENJI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 论

加强创作.....	(1)
多多积蓄语汇.....	(3)
谈与工农作家合作	
——助谢茂恭编写《赴朝慰问记》的一点体会.....	(8)
生活永远在前进	
——《山野的春天》观后	(13)
《钢铁战士》的光荣.....	(18)
快乐、幸福、前进的歌唱.....	(22)
我们的明天	
——《金星英雄》观后	(24)

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	(32)
漫谈构思	(45)
一九六一年七至八月在西安作协召开的创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	(64)
责任	(81)
从“写什么”谈起	
——在青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87)
思想境界及其他	(99)
探索者的新收获	
——读《延河》一九七九年一月号上的一组	
短篇小说	(114)
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前	(127)
文学练习曲	(137)
在这个领域里	(140)
孩子们赠我红领巾	(147)
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	(150)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序	(154)
这条路艰辛而快乐	(158)
期待	(163)
我的自修	(165)
关于农村题材的几点想法	(176)
这儿也说的是有关“命运”的话题	
——看话剧《巍巍昆仑》	(180)
一个老兵的话	(183)
作家的使命	
——一九八二年五月在延安地区作者座谈会	

上的发言	(190)
在鲁迅的旗帜下	(197)
既然你挑选了文学这个事业	
——为《长安》处女作专号而作	(206)
《张寒晖传》序	(210)
文学与人学	(215)
让《延河》的传统代代传	(218)
闲话《血泪仇》与《白毛女》的创作	(221)
漫谈革命作家的使命感	
——在山西运城地区文联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的 发言	(228)
不到大海心不甘	
——在太原首届黄河笔会上的发言	(249)
公开的和秘密的	(256)
人民需要文学	(259)
我和苏联文学	(262)
致文学青年	(267)
要肯于呕心沥血	
——读《一棵无名的小草》	(269)
面对现实的思考	
——读《挂面的故事》	(271)
真实地反映生活	
——读李天芳、晓雷《月亮的环形山》	(272)
我们的旗帜：社会主义	(274)
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	(276)
三点建议	

——在西安作协读书班的发言	(278)
为百折不挠的创业者塑像	(282)
在榆林陕北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287)
迎着改革风云的人们	
——序报告文学集《脊梁》	(296)
不息的风	
——观毛锜的电视纪录片《南泥湾·红叶·雪》	(301)
来自枣乡和野山的风	
——序《春天，春天》	(304)
老师，您好！	
——为《教师报》“师生情·我的教书生涯”征文	
圆满结束而作	(309)
《雁泪》序	(311)
写在前面的话	
——祝《外国中小学生作文专号》同小读者见面	
	(315)
《惊险特技大王的儿子》序	(318)
一个特殊的角落	
——序《画乡情愫》	(322)
《诸葛亮三请刘备》序	(324)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与爱好者谈文学	(326)
《土炕情话》序	(329)
《绿太阳》序	(332)
一部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好书	
——《画乡精粹》序	(336)

时代呼唤文学

-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而作 (340)
 《女性的世界》序 (345)
 浓浓的塞上亲情
 ——读《我的父老乡亲》 (349)
 一九八三年版《亦云集》序及后记 (353)

书 信

- 给胡采同志的信 (357)
 读剧本《第一声霹雷》致作者尤白 (361)
 事与情
 ——与一位青年诗作者谈诗 (364)
 读《张寒晖传》致作者梁茂春信三封 (367)
 致李凤杰信两封 (374)
 致外籍教师黎观道先生 (377)
 读《西安旅游指南·前言》致相阳信两封 (379)
 这儿才见真功夫
 ——致张石山同志信两封 (382)
 致李国涛同志 (388)
 致金汉同志 (389)
 关于《陈赓大将》
 ——致作者郑重 (391)
 致《长安》编辑部 (394)
 致釜屋修、今村律子先生 (395)

致李准	(397)
致浩然	(398)
致许显卿信两封	(399)
致吴成瑞	(401)
致周矢信三封	(403)
致李生泉信四封	(415)
致邢熙坤、杨光中	(428)
致柯云路信三封	(430)
致陈忠实信三封	(441)
可贵在于它是现实生活中的	
——关于《青青客舍》致高华	(453)
了解自己，选定最佳起点	
——致农村有志文学的青少年及《兰州农民报》编辑部	(458)
致权文学	
——读短篇小说集《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	(462)
致周宗奇	
——读短篇小说集《无声的细流》	(466)
致陈军信四封	(472)
关于《跋涉者》致焦祖尧信两封	(483)
关于《新结识的伙伴》	
——复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	(490)
关于风格·散文·人物特写	
——致沙石信两封	(495)
致曾文渊信两封	(499)
关于中国当代农民与陈忠实的创作	

——致《陈忠实论》作者蒙万夫	(501)
就《峡谷》致朱玉葆	(508)
画出了秦岭的性格	
——读《沉寂的五岔沟》致莫伸	(513)
就《困窘的小号》致晓雷	(520)
满足读者和社会精神文明的需要	
——给《河东文学》的信	(522)
人们总想了解一点社会和人生	
——读《山祭》致王蓬	(527)
致俊彪	(535)
致义夫信五封	(536)
就《自然铜》致孙见喜	(547)
致成永胜信三封	(550)
美的奥秘	
——赠生才	(554)
读电视剧本《一只小船》	
——致作者王琳	(556)
致毛铸	(558)
致徐非光同志信两封	(559)
我心中的当代中国农民	
——致陕西省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	(562)
致秦川	(566)
致段国超信三封	(568)
致刘芳	(572)
致李若冰	(574)
致《我的老师》编辑组	(576)

致宁小龄	(577)
致武迅	(578)
致《文艺报》编辑	(579)
致张碧涛信两封	(581)
致姚小琦、云鹏等文学爱好者信十封	(586)



加强创作

(写人物、写故事)

“普及第一、创作第一”这是首次全国文代大会关于目前文艺运动的重要决定。前些日子在西安召开的西北文艺座谈会上，张稼夫部长也一再指出“加强创作”并号召“写人物、写故事”。他列举最近在西安各剧院争先上演的一些剧本如《红娘子》《鱼腹山》等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以说明写人物写故事的重要。

这一问题，过去也曾经常提出，而今天又以特别洪亮的声音，向文艺工作者和写作爱好者提出新的号召，更觉切合时宜，更有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部胜利，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已开始了，分得土地的农民在积极建造新农村的图景；新解放的农村正展开如火如荼的剿匪反霸反封建斗争。战斗中、工厂里、农村和每一个角落的英雄人物，都强烈要求艺术工作者将他们搬上舞台、画面、歌声里。广大群众也热望认识这些翻天覆地、改变历史面貌的英雄。而另一方面城

市的接管工作也走上正轨，文艺上的各部门工作都已有了头绪，打下了熟悉生活、进行创作的条件。

从进城的准备工作直到现在也曾有过一些作品。我们看了许多秧歌队的街头演出，读了一些诗词、快板、鼓书，唱了一些歌子。它们在歌颂解放，歌唱新中国的诞生，赞扬人民解放军，歌唱伟大的友邦苏联，歌唱伟大领袖斯大林和毛主席。所有这些各种形式的赞美诗，是汇合了今天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心声，教育了人民，激励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和鼓舞我们建设繁荣祖国的劳动热忱。

但是，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很少看到“人”的活动，活生生的“人”则更其少见。

另有部分作品，虽然也有“人物”有故事，但那些“人物”缺乏生气。他们只是作者讲道理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这些“代言人”也完成了他一定的任务，但完成的程度很不够。

法捷耶夫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讲话中，一开始就说：

“任何真正的艺术的内容是人，是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假如说苏联文学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那么，这就是真实地描写苏维埃人和新的苏维埃社会。”

积极的革命的主题，活生生的人物，动人的故事，群众的风格，这样的作品，是广大读者所渴求的，愿所有文艺工作者一点一滴地创造。特别是短小精练的作品，更是今天应该大量制作的。

1949年11月22日



多多积蓄语汇

语汇的重要

你是纺织工人，你就知道，要多多生产布匹，就必须有足够的棉花；要织出好布，就要有经过挑选的好棉花才行。

你是种庄稼的，你就晓得，做庄稼，先得要有地、有粪土、有种子；要收成好，就要有好地、好粪土，挑选好种子，当然还要有好雨水。

你是战士，你就明白，要打仗，就必须有枪炮、子弹、刺刀、炸药，至少也得有个硬棒的拳头；要百发百中，你就不能用生了锈的枪、塌火子弹、没尖没刃的刺刀，或者是潮湿的炸药。

你想写出好文章，或者你将来想做个文学家，你也得有本钱，这写文章的重要本钱之一，就是语言、文字。你如果说：不，我不要文字，我可以把我的思想画出来，那也可以表达思想感情。但那是图画而不是文章。没有语言文字就不会有文

章。所以说“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有经过挑选的形象的生动准确的好语言好字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有志于文学写作的人，平常积蓄语汇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本来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有些人却留意；有些人把这条道理忘了；有些人则因为只注意了别的，比如：主题思想啰，生活体验啰，组织结构啰……这些当然应该注意，但把语言加工看得很淡，这就错了。当然文艺指导部门，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程度的忽略，比如常见的文艺批评，也很少谈到一篇作品中文字语言的优劣；或甚至对一篇不好的枯燥无味的作品，只认为是内容不充实，生活贫乏的过错，而不谈文字；现在一般编辑处理稿件也多是：“政治上无问题”“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此就发表了，不大在文字艺术上苛求。当然在稿件奇缺的情况下，只好这样。但是，初学写作的朋友们要注意，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绝不是模范文选；如果读到别人的或自己写的这类文章发表了，你绝不要自满，不要误会，以为“写文章还不容易？只要多喊几个口号就行了！”一定要力求进步，把文章写得更感人。因为你知道，慢慢写文章的人多了，大家的水平提高了，编辑在选稿时自然会一步一步严格起来的。

到哪里去找语汇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丰富的语汇是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口头上。你任何时候，随便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间，随时都可以听到生动丰富的语言的。

比如你在走路，只顾自己走，不愿理睬人，连熟人你都不招呼，别人觉得你目中无人，你就会听到人说你：“那家伙眼睛长到额头上头去了，还看得见个人！”你走得很急，碰到别人身上了，别人会瞪起眼责问你：“人身上有路？”如果你很小气守财，朋友们便会说你：“把个麻钱看得比碾盘大。”如果你自己有某种缺点你说，却指责别人的缺点，那么别人会讥笑你：“老鸦不要笑猪黑”“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或说“你屁股底下屎还没揩干净呢”。

假若你是在搞土改，遇见一个没地的人，你叫他报地，他会说：“我穷得针尖挑不起地皮”“田无一铧、地无一垄”“没咱撒尿的地方”。调皮点的人会说：“咱有一股鼻涕，两片鞋底。”没粮吃，他说：“揭不开锅盖了。”没水吃，他说：“瓮底早朝天了。”炕上没毡褥，他说：“我光身子溜席片子呢！”衣被褴褛，他说：“穿的莲花绽，盖的南瓜蔓。”赤贫，他说：“我穷骨头打得炕板石响呢。”牲畜不强，他说：“有个虼蚤大的驴驹子。”如果你遇到一个农民因自己本身有别的问题，斗争不积极，发动不起来，别人就会说：“他屁股底下压着屎呢，怎能起来？”

总之，你只要留意，处处都会得到生动的语汇，记也记不完，要紧的是必须留意。

记录语汇要选择

一个人一天要听许多话，如果你想把听到的都记下来，除非你预备几十架录音机；但即使这样录下来，用处也不多。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选择那些明确、生动、简洁、形象的现实

生活中的语言，比如我们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形象的语言）。为了节省篇幅说明方便起见，我举几种在运用群众语汇上的偏向和不正确的态度。

1. 滥用歇后语：歇后语是语句的意旨在后半部分表现出来的。如：“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戴花推碾子——浪了个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歇后语当然也有非常流行非常生动的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但其中许多则是和生活无关的。如你在城市或乡间，有些爱扯闲的人，他们往往你一句我一句对歇后语，一直闲扯几个钟头都完不了。而有些作者被这种口头语言的滥调迷惑了，一本本地抄录它，用在自己的文章里。我看一个剧本从头到尾都是歇后语的堆砌，人物的台词一连用几个歇后语，或甲说一个歇后语，乙又对一个，像对对联似的。本来过去已有人指出过这一点，可是至今还有些人陷在歇后语的迷途上。

2. 专找残缺的不正确的语言：革命带来了新事物，在群众的语言上自然也更丰富了。产生了新的语言，有了许多新词汇，应该特别注意收集。但有些同志却专找那些讹传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语言，如：发生了事件，说成“出了个发生”；领导土地革命，说成“领导土地来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说成“从国家到社会”；捐献鸡鸭慰劳军队，说成“欢迎咱解放军一些鸡”。有些作者还故意捏造一些残缺句子以充群众语汇，如自由恋爱，自由找对象，则写“自由对个象”“批个评”“讨个论”之类。

3. 土话满篇：地方语言在人物描写上可以使作品增色，增强个性，加强地方色彩。但须选择那些表现在文字上，一般人都能看懂，或至少可以揣摩理解的语言，当然，最好是别人

一看也觉得很生动的语言，这种语言，渐渐便会成为普遍流行的通行语，对丰富我国语言非常重要，应该大力发掘，而那些仅一地一隅且是意义不明确的话则应淘汰。现在尚有些人在文章里滥用土语，似乎越土越好，这是不正确的，它多少表现了一些封建落后性。

总之，对民间口头语言，必须拣选，“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像农民收庄稼，不要连野草一齐割回去；纺织工人不要把剥桃花（坏棉花）和腰花（好花）弄到一起；战士不要把塌了火的子弹推到枪膛去；写文章不要把乱七八糟的话都搬到纸上。这种不经加工的，语言上的自然主义，我们必须反对。

除过在群众中搜集生动语汇外还必须多读书，以学习语言运用的工巧，学习语言文字的艺术和吸收尚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语言来丰富自己的语汇储备。有些人认为只收集群众语汇就够了，可以不必读书，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我愿再一次向初学写作的同志说一句顶要紧顶要紧的话：还必须多读书！

1951年2月



谈与工农作家合作

——助谢茂恭编写《赴朝慰问记》的一点体会

一

各部门文教工作者，党的宣传工作者，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各种实际运动中，发现群众中有文艺创作才能善于宣传鼓动的积极分子，给以帮助，使他们编写各种形式（特别是戏本、快板）的作品，配合群众当前斗争进行广泛宣传，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共泾阳县委宣传部刘铁崖部长和农民艺术家谢茂恭合作的《说土改》是特别值得提倡的，应该广泛地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艺工作者与工农作家经常、密切地合作，是开展群众文艺创作的一条大路。我们西北文艺工作者有着这种合作的优良传统，应该更加发展起来。创作研究部应该把自己经常工作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与工农作家、民间艺人保持密切联系，介绍他们到创作之家去。创作之家应该欢迎他们，如果我们的写